

ILLUSIONS

[美] 理查德·巴赫 著 李玉瑶 译

心念的奇迹

心念的奇迹

〔美〕理查德·巴赫 著 李玉瑶 译

I
L
L
U
S
T
R
A
T
I
O
N
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心念的奇迹/[美]巴赫著;李玉瑶译.-海口:南海出版公司,2011.6
ISBN 978-7-5442-5314-7

I. ①心… II. ①巴…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10195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30-2010-118

ILLUSIONS: The Adventures of a Reluctant Messiah

Copyright © 1977 by Richard Bach and Leslie Parrish-Bach

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Bantam Dell Publishing Group,
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, Inc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心念的奇迹

[美]理查德·巴赫 著

李玉瑶 译

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
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经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刘灿灿

特邀编辑 黄渭然

装帧设计 蔡阳阳
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印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开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

印张 6

字数 66千

版次 2011年6月第1版

印次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442-5314-7

定价 20.00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1

主降临世间。在印第安那的神圣土地上出生，于韦恩堡东部的神秘群山中成长。

在印第安那州的公立学校，主认识了这个世界。长大后，他成为汽车修理工，赖此技为生。

不过，主智识颇丰。他从其他地方、其他学校，以及亲历的其他生活中所学甚多。他没有忘记这一切，这积淀令他睿智而强大，人们觉察到了他的强大，前来向他求助。

主相信他有能力帮助自己和整个人类。他相信，于是就有了这种力量。人们看到了他的力量，前来请他消除烦恼、治愈疾病。

主相信，不论你是谁，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上帝之子，那你就是上帝之子；主自己就这么认为，于是他就是上帝之子。

主在车行修车厂工作，于是那里人头攒动、拥挤不堪，人们纷纷前来聆听他的智识、寻求他的点化。街道上挤满了人，大家翘首企盼，哪怕仅仅是沾附他经过时投下的一丝阴影，以改变自己的生活。

太拥挤了，于是好几个工头乃至车行老板都要求主放下工具，离开。因为人们把他团团围住，

其他修理工都没法工作了。

主遁入乡间，追随他的人群开始称他为弥赛亚和奇迹创造者。他们对此深信不疑，于是他就是了。

他讲话时，如果暴风雨来袭，听者不会淋到一滴雨；就算天空电闪雷鸣，最后一排的人也能听到他的声音，犹如身处第一排般清晰。

他总是给大家讲寓言故事。

主对大家说：“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健康或疾病，富有或贫穷，自由或奴役。掌握这权利的是我们自己，而非他人。”

一个工匠说：“主啊，你说得容易。神引导

着你，可没人引导我们；你不用辛苦劳作，我们却不得不如此。人活在世上总要谋生啊。”

主答道：“从前，有一个生物群落顺流而居，生息于河底。河水清澈异常。

“水流缓缓冲刷着它们——无论老幼、贫富、善恶。水无分别心，自在淌过，明白自己清澈异常。

“每个生物都紧紧攀住河底的细枝和碎石，用自己的方式。这是它们的生存法则。生下来，活下去，就要懂得如何抵抗水流。

“然而，终于有一天，其中一个生物说，‘我厌倦了这样的攀拽。虽然无法亲眼得见，但我相信水流知道方向。我要松开手，让它带我

走。如此攀拽下去，我会无聊死的。’

“伙伴们都笑话它，‘你这个傻瓜！如果松了手，你信仰的水流会让你打着滚撞上岩石，摔得粉碎。你会死得很快，才不会无聊！’

“但这个家伙不理睬同伴，吸了口气，松开了手。立刻就被水流冲得翻滚起来，撞上了岩石。

“而它依然不愿重新抓牢细枝或碎石，水流最后把它托了起来，远离了河底。它从此不再因冲撞而受伤。

“对下游的河底生物来说，它是个陌生者。它们大叫道，‘看，奇迹！我们的同胞，它却会飞！看，那是弥赛亚，来救我们大家了！’

“被水流载着的那个生物说，‘我和你们一样，并不是什么弥赛亚。河水很乐意抬高我们，让我们自由，只要我们敢于松手。我们真正需要做的，只是完成这次冒险。’

“但那些河底生物的叫声越来越大，一边叫着‘救世主’，一边牢牢抓着岩石。当它们再次抬头看时，‘救世主’已不见踪影，只剩下它们自己在那里编织‘救世主’的神话了。”

日复一日，民众益发紧密、狂热地簇拥着他。人群迫使他不眠不休地治疗大家的病痛，用奇迹来满足他们，为他们而学习，过他们的生活。主弄清楚情况的那一天，独自爬上山顶，默默祈祷。

他心中祝祷：无上光明的存在啊，如果这是您的意旨，请让这圣杯离我而去，让我把这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搁置一旁。我不能一边过着某个人的生活，同时又担负着万千民众改变命运的哀求。很遗憾我让这一切发生了。如果这是您的意旨，请让我重操旧业，重拾引擎和工具，像其他人一样生活吧。

山顶上响起一个声音，非男非女，不徐不疾，却异常和蔼。那声音对他说：“一切皆非我的意旨，是你在实现自己的意愿。你想做的就是我要你做的。去过普通人的日子，快乐地在世上生活吧。”

听了这话，主很高兴，表示感谢之后，他哼着修理工的小调下山了。民众用他们的悲伤逼迫他，恳求他用自己的智识来治疗、学习、满足他们，

创造奇迹来娱乐他们。主对众人微微一笑，愉快地说：“我不干了。”

一时间，众人哑口无言。

他问众人：“如果有人告诉上帝他特别想帮助这个苦难的人世，无论自己将付出什么代价，而上帝也告诉了他该怎么做，他是否应该照做呢？”

“当然了，主！”人们嚷道，“他应该愉快地承担地狱的痛苦折磨，如果上帝这么要求的话。”

“无论什么样的折磨，也无论实现目标有多困难？”

“就算被绞死也是光荣的，就算被钉在树上

烧死也是荣耀的，如果上帝这么要求的话。”他们说。

“你们会怎么做，”主对众人说，“如果上帝当面对你说，‘我命令你，只要活在世上，就要快快乐乐的。’那么你们会怎么做？”

众人沉默了，整片山坡，甚至整个山谷都听不见一句人语、一丝响动。

面对这沉默，主说：“在寻觅幸福的道路上，我们将找到今生所需要的智识。我今天找到了，所以选择让你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走自己的路。”

他穿过人群离开，回到了人和机器的平凡世界里。

2

仲夏时节，我遇到了唐纳德·希蒙达。做了四年飞行员，我从未发现还有第二个人做着和我同样的事情：乘风起飞，从一个小镇到另一个小镇，向镇上的居民兜售飞行体验——如果有谁肯付三美元，我就让他占据这架老式双翼飞机的一个座位，带他飞行十分钟。

但是有一天，当我飞到伊利诺伊州的费里斯北部上空，从“舰队”驾驶舱向下望时，发现一架金色与白色相间的“空中旅行 4000”老式飞机，正向一片赭黄夹墨绿的干草地上降落，动作相当娴熟。

我的日子过得自由自在，只是偶尔有些寂寞。看

到那架飞机在那里降落，我想了想，觉得那片草地还算合适。于是我收小油门开始减速，进行满舵侧滑，“舰队”和我慢慢向“空中旅行”旁边的地面降落。风穿过两片机翼之间的张线，发出柔和的声音，老式引擎带动螺旋桨悠悠地旋转着，慢吞吞地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。为了看得清楚些，我戴上了护目镜。玉米秆上的绿叶密如丛林，在机身下随风伏倒，飒飒作响。一道篱笆从眼前一闪而过，远远的前方可以望到刚刚收割的干草。我把驾驶杆往后拉，调整方向舵，飞机停止了侧滑，在地面上方打了个漂亮的小拉平。干草轻轻擦着轮胎，然后就听到了机轮碰撞硬地面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，熟悉而冷静。“舰队”着陆滑行，越来越慢，越来越慢，随后迸发出一阵声响，停在了那架飞机旁。收油门，熄火，螺旋桨咔嗒咔嗒轻响着，在七月的静谧中停止了转动。

“空中旅行”的飞行员坐在干草上，背靠他飞机

的左轮，看着我。

我也看着他，足有半分钟，想探究他那平静之下的神秘。若是换作我，我可没法如此冷静地坐在那里，看着另一架飞机降落在仅仅十码开外的地方。我朝他点点头，没来由地喜欢上了他。

“你看起来有点孤单。”远远地，我对他说。

“你也一样。”

“我并不想打扰你。要是给你带来了不便，我就离开。”

“没有。我一直在等你。”

听到这话我笑了。“那么抱歉我来晚了。”

“没关系。”

我摘下防护帽和护目镜，爬出驾驶舱来到地面上。坐在“舰队”里飞了好几个小时之后，现在这感觉真好。

“希望你介意火腿和奶酪，”他说，“火腿和奶酪，也许还有只蚂蚁。”

没有握手，没有任何介绍。

他并不高，头发及肩，很黑，比他背后的橡胶轮胎还要黑，眼睛很深，就像鹰眼。我喜欢这样一个朋友，换成其他任何人，我都会觉得不舒服。他一定是位空手道大师，正要赶赴某次平静而又激烈的演出。

我接过三明治和一保温杯的水。“你是怎样一个人呢？”我说，“好多年了，我一直飞来飞去，还从未看到其他驾机载客观光的飞行员。”

“其他很多事情并不适合我，”他高兴地说，“我做过机械工、焊接工、钻井工，还开过卡特彼勒推土机。我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会惹出麻烦。于是我造出了这架飞机，做起了载客观光的营生。”

“什么型号的卡特彼勒？”从小我就对柴油推土机非常着迷。

“D8，D9。在俄亥俄州，只开过很短一段时间。”

“D9！像一间屋子一样宽敞！双缸复合式发动

机，它真的能推动一座山吗？”

“要想推动一座山，另有更好的办法。”他面带微笑地说，这微笑一闪而过，大约只停留了十分之一秒。

我倚在他飞机的下翼边沿，看着他。光线织出幻影，我很难看清眼前这个人。他头顶似乎有一道光环绕，让他身后的景物失去了色泽，成了一片模糊的银白。

“有什么不对劲吗？”他问。

“你遇到了什么麻烦吗？”

“噢，没什么。我这两年一直很享受飞行，和你一样。”

我拿着三明治，绕着他的飞机走。这大概是一九二八或者一九二九年生产的飞机，机身没有任何刮伤。即使是工厂也不能保证生产出的飞机簇新如此，更别说还要把它停在干草中。机身上至少有二十层手工刷涂的丁酸清漆，表面光滑得就像一面镜子，